

誰來鑑照淚珠？

胡錦媛

——讀商禽的詩集「夢或者黎明」有感

一九六九年楊牧曾在「詩話商禽」一文中感慨無限的說過：「在橫越北美洲的波音七二七噴氣客機上細讀商禽的詩集『夢或者黎明』」。

這樣好的詩合當有最新的鉛字最高級的紙張和最講究的裝訂，而商禽的詩集竟顯得如此寒酸。假如我會寫詩評，我要用『淚珠的鑑照』做題目評商禽。」

楊牧當然是會寫詩評的，然而今天已經是一九七六年了，我們不但一直沒有看到商禽的詩以最新的

鉛字最高級的紙張裝訂成冊，更不知道終究有誰會完成一篇「淚珠的鑑照」？

商禽的詩在現代詩壇上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，他的被稱為「超現實主義者」，實際上並不同於超現實主義所揭示的形式，他的詩內容所涵蓋的是基於現實的超現實精神，是他對現實社會生活觀察與批判過程的結晶。甚至於在瞭解了他的詩一些詩如「行徑」、「鴿子」、「滅火機」後，我們可以這麼說，商

禽的詩無一不在反映他對生命本質與理想的忠實思索；他一向所專注的，乃在於對「人」的地位這個問題的思考，而他那對於真理、人道追尋的殷望以及他對於現代人覺知性的嘲諷表現在作品中，在在使人感到一種源於其真誠與愛心的苦重的知性憂鬱。這種精神，正是商禽成就他的詩的一種努力，使他的詩具備着哲學性的批判，他嚴謹的寫作態度亦是由此而來①。

不幸的是，在我們這詩人與批

評家擁擠的詩壇上，對於這麼一位富有才情而努力不懈②的創作者，

却始終給未予適切的關注，我們即使費心去找尋、搜集資料，也很難找出幾篇主要的批評文字！羅青在「書評書目」二六期「痙弦論」一文中曾附帶論道：「以質而論，商

禽的夢或者黎明，亦是扛鼎之作，重要性不下深淵，但若論及影響和飲譽，則創世紀詩社中的葉維廉和洛夫等人或可與之匹敵，至於商禽，則不得不令人有略遜一籌的感覺。」所謂的「略遜一籌」是指「外在的聲譽，而非藝術成就」，顯然無人能否認做為一個現代詩運動初期健將的商禽的藝術成就，那麼何以他的外在聲譽與藝術成就不成比例呢？難道真的是「詩以文傳，文以教授傳，教授以英文傳，英文以西裝傳，西裝以煙斗傳」（痙弦語

），是因為他的非學院派，他的拙於爭名？或是批評家的疏忽？

當然一個不欲譁眾取寵、有自己思想生命的詩人是不必太在意於外在聲譽的，但是若因此而造成批評家和讀者的疏遠，就不免令人遺憾了。

「夢或者黎明」一書出版於民國五十八年，如今二十來歲以下的讀者絕少有緣一讀，我們最多只能零散的在各詩選的集子中艱辛的摸索其全貌，當代如此，後代又將如何呢？想必將因缺乏諸多探討性的研究資料而困難重重！在這種處境中，以一個長期關心現代詩的讀者立場，我不禁設想着：如果，能有一位深具眼光、管領風騷的批評家肯出來，對商禽的作品做全面深入的批評，那麼必會增進讀者對其詩的瞭解，不必要的誤解可儘量避免

，那麼現實的殘酷必可減少許多！

鄭愁予的詩今天之所以能廣為流傳，「衣鉢」、「夢土上」、「窗外的女奴」之所以能精編為「鄭愁予詩選集」，楊牧的「鄭愁予傳奇」功不可沒，陳芳明是孜孜不倦的進行「余光中作品專論」，細思商禽之受某種程度的忽略，不禁令人深感納悶不平——誰來鑑照那些抗議的淚珠？如果我們的批評家只熱衷於引導西方的詩學，只做人情的批評，而不要求自己公正的慧眼獨具，不對創作者予以中肯的鼓勵性批評，那麼中國現代詩的發展將從何一見端倪？

或者讀者們仍必須看更多的林煥彰寫下去：

詩人

商禽回來了

回來了，一個詩人
如一粒塵埃，落在
臺北市
沒有一點聲息

沒有一點聲息
從遙遠的

美國，美國的

艾荷華州

吹回來③

吹回來

一粒麥子，如

看不見的，一粒

塵埃④

附註：

①至於商禽的寫作技巧分析，
他語言文字的銀錄，他內在

節奏的兼顧以及他分段詩的
成就，因不在此文欲表達的
範圍內，故暫時略而不論。

②所謂進入中年後即呈滯留狀
態的詩人，實際上並不包括
商禽在內，由他近年風貌改
變的「咳嗽」等詩，可見出
商禽仍在不斷的再出發，正
如「七十年代詩選」給他的
評語：「在當代詩人羣中，
沒有人能像他那樣執著地從
現實中探尋，使之成為詩的
創作素材。」商禽是努力使
自己對創作的要求真誠嚴謹
的，也正因此，他有許多寫
好而未發表的詩。

③商禽曾於一九七〇年赴美國
艾荷華大學「作家工作室」
研究一年。

④林煥彰此詩題名「看不見的
塵埃」，收在其詩集「歷程
」中。

郵購雜誌

一本不同凡響的精美雜誌

郵政劃撥：

24614

信箱：

臺中1404